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陸費鑾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九

元陳桎撰

子五年

遼咸雍八年

春正月置卒察謗時政者

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

者收罪之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

效然譎智深險在渭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中

帝聞而怒之故有是命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

乾德幼母

黎氏燕燕太妃與宦者李尚吉同主國事

判汝州富弼乞致仕許之

弼至汝上

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云

立文武換官法○置市易務

于京師以呂嘉問提舉其事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

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為本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

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
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
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
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
黔州成都廣州鄂州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夏

四月置弓箭手于兩河

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

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本道逐州縣並
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
者自為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五月以古渭砦為

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

帝志復河隴會定川駐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為軍以

根本隴右帝從之築古渭為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
知秦州郭遠奏韶盜貨市易錢王安石以為不足校

徙遠
涇州

以青唐首領俞龍珂為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

○論辟田疏水功加賜知唐州趙尚寬等秩○立保

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

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遂徧諸路

六月詔分經義

論策為四場以試貢士

初大經義次兼經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四日成

立武學○遼裕悅耶律仁先卒

仁先為耶律伊遜所忌出為南京留守者

數年能恤孤惇禁姦惡議者以休格之後惟仁先一人耳

秋閏七月詔章惇察訪

湖北經制蠻事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

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湖北路經制蠻事時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句氏有五州皆自太祖已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規城砦比之內地矣

八月王韶大敗羌

人遂城武勝以為鎮洮軍

韶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

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舍險來翻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詔躬擐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詔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詔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詔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歐陽脩所撰五代史

是歲修卒

王韶敗西蕃木征于鞏令

城落二萬以石鑑知辰州

助章惇經制南北兩江也

立方田及均

税法

帝患田賦不均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其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

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石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廬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對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舅為指教官九月少華山崩○冬十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月置熙河路升鎮洮軍為熙州以王韶知州事

置熙河路

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以韶知熙州兼經略安撫使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

州首領瞎藥來降以為內殿崇班賜姓名曰包納○

張商英有罪貶監荆南稅

商英附王安石得權御史裏行因劾樞密院吏徇私

語侵文彥博彥博求去帝怒謫之

分陝西為永興秦鳳二路○章惇

開梅山置安化縣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

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九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

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

使○王韶築熙州諸闕砦

癸丑

六年

遼咸雍九年

春二月王韶取河州

獲木征

以呂惠卿

為翰林學士○以鄧綰為御史中丞○三月置脩經

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置諸路學官

訓詩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

同修撰

詔進士將授官者悉試明法○封李乾德為交

趾郡王○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

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王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勝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

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故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蕪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不見司天奏四月朔日當

而帝眷有加食帝自三月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至是日不食始御殿復膳置律學

掌授法律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試讀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泰

州時呂惠卿考舉士列阿時者在高等評直者居下劉攽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攽貽書王安石論

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通判泰州攽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凡敵及敵子奉

世名相埒世稱三劉置疏浚黃河司以范子淵為都大提舉治

平

初命浚二股五股以紓恩冀之患及帝即位河決益甚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於是都水監丞宋昌言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詔司馬光等乘傳相度光還請如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約捍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廬河下紓恩冀深瀛之患王安石然之帝曰欲作發河誠善安石曰若及時為之河可東行北流可閉遂詔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呂公著言光乃近職不可遣光得不往而二股之役命河北轉運司督之三越月而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當浚之時河則稍障及水入河則決亦塞會河溢北京夏津帝問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

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
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從之
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
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
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
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
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
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
兩傍繫大繩兩端礪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
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後或謂水深則杷不
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
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
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
其效且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
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
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

澗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
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
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
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
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賞懷信而命公
義與堂除以祀法下大名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
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
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
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及置濬
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
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
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
五月播州蠻酋楊貴遷
來貢
貴遷遣子光震來貢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以
以光震為三班奉職

其地來降

永晤光銀以其部內富鶴保順
天賜古叙峽中勝元九州來降
瀘川夷羅

晏叛詔熊本察訪之

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措置諸夷

事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以犯英宗諱改焉

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夔州通判知郴州為廣東轉運判官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為學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

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顯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遂稱為大蝗○秋七月分河北為東西路○不雨濂溪先生

○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九月置和糴倉于

兩浙

宋歲漕江淮兩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

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

受鹽于兩浙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為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其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俵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而已然皆為民害是時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峒邊鄙興師民詔興水利自水利之說興進計者紛然數年不暇給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

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
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初策武舉之士

初樞密請建武

學於武成王廟從之遂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廕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

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官三年具藝
業考試第等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春秋各一試
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
伎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為優等補上
舍生毋過三十人試馬射以六斗步射以六斗策一
道孫吳義十道五通補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
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審察試用雖不應格
而曉術數知陣法智畧可用或累試策優等悉取旨
補上舍武藝策畧居下等復降外舍凡武舉試義
策于貢院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
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
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使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
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
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
皆屬于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
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木征復入河

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

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

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

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

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

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以復熙河洮岷疊宕六州

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

初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

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

月詔浚直河于大名

是時河北河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

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浚川杷疏浚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作雖二股上流可使行地中矣章惇討懿洽州蠻降之○不雨

甲寅

七年

遼咸雍十年

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

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

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黨兩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慄願矢死自贖本請於朝寵以刺史巡檢之秩明示賞罰皆踴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抗拒宣敗之于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

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以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奴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世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矣

不雨○王韶自熙州入朝景思立知河州

事○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

唐自

天寶以後海內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者殊少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乾德中諸州吏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以售其姦兵既聚于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初吳蜀江

南荆湖南越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
歲守以恭儉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
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
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盈溢承平既久
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
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
財矣仁宗即位始大裁損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工
不興加以仁宗資性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有司
言利者多損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
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
省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
心西兵久而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
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
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會元昊
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二十五萬
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縣

官所入僅足充費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所建明及帝即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王安石執政益講修錢穀之法時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費皆著為定式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祿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至是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

法益密矣 瞎征寇白踏城景思立敗死三月木征

遂寇岷州高遵裕敗之木征復圍河州

王韶入朝木征合宗哥首

領青宜結鬼章之衆寇踏白城知河州景思立與戰敗死贈征勢復熾遂寇岷州知州高遵裕遣包順敗

焉木征去寇

河州圍之

遼使蕭禧來言疆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

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

劉忱如遼

議疆事也

大旱

詔求直言夏四月癸酉詔罷新法是日雨呂惠卿請

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安上門鄭俠御史獄

帝以久旱

避殿減膳且知麥苗枯槁五種不入民無生意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

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俠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秩滿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以安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閣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聞之誰呼相賀先是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

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責躬以求直言詔下人情大悅會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速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逸罪翰林學士呂惠卿御史中丞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變罷

木征乞降于王韶韶歸于京師

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賊圍河州其勢方盛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直趣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

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肝食數下詔戒詔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二萬餘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詔受之送木征及其妻子赴京師

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

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儼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

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黜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

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呂
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
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
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
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
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
故安石所建

遼復使蕭素來言疆事

遼復遣樞密副使蕭素來議疆

界于代州境上遂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判相州
韓琦判河南府文彥博司空富弼判永興軍曾公亮
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
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
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
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
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

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剏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命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責。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理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

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
故疆據累朝置沅州即懿五月罷賢良方正科自孔
之宿憤矣

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
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
記誦非義理之學乞罷之遂詔三司使曾布提舉市
罷制舉而更以策論試館職云

易司呂嘉問免

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
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對曰嘉

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瑣細市易
驚及果實梳櫟脂麻冰炭大傷國體安石為之力辨
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且曰非嘉問孰敢不
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為嘉問辨帝曰即如是士大夫
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
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

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
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
業厭于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
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
法有時而屈縣官為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
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
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以其行役觸罪雖
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
取民所得之半也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
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為使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
詢布布訪于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
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府而為
蕪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
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及
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
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

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令顧使中人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

六月作渾儀浮漏

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

嘉問亦出知常州
圖器皆不能知至是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貫于幽深又極開敏於天文方志律厯醫藥卜筮無所不通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五後皆施行

授賸

征榮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思忠○秋七月立手實

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

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穀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編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兼

提舉

絳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而無考較盈虛之法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

河渡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從之以王韶為樞密副使○消

井長寧夷十郡及武都夷內附○遼生女真部族節

度使烏古鼎卒子和哩布嗣

女真之先出于勿吉居古肅慎地元魏時勿吉

有七部曰粟末曰博緯曰思徹亨曰佛寧曰哈沙曰黑水曰白山至隋勿吉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皆附于高麗其五部則無聞焉李勣之破高麗粟末部去保東牟姓大氏是為渤海國黑水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鄰高麗開元中入朝置黑水府以其部長為都督賜姓名李獻誠及渤海盛強

因役屬之朝貢遂絕于中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生女真之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也已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云
函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別其凡烏古爾而與弟博和哩適生女直居于完顏部布爾罕水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他族人者兩族交鬪衆莫能解完顏部人謂函普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函普曰諾乃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鬪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鬪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牝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鬪衆曰謹如約女真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女函普即以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得

其資產後生二男長曰烏嚕次曰幹魯一女曰卓克
索巴遂為完顏部人烏嚕生巴哈巴哈生綏赫黑水舊
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
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綏赫乃徙居海
上務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額
訥格爾額訥格爾者漢語居室也自此以後遂定居安春
水之側矣綏赫生舒魯舒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
契約束不可檢制舒魯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
欲將坑殺之已被執叔父錫里庫亟往彎弓注矢射
于衆中劫執者皆散走舒魯得免由是稍以條教為
治部落寢強遠以特哩袞官之諸部猶不肯用條教舒
魯耀武至于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伐之所向
克捷還至巴喇濟村而死載柩以行至海蘭水鳥凌
阿部人錫營與完顏部人鄂和共出邀于路攻而奪
其柩因揚言曰汝輩以舒魯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
之矣舒魯之徒奔告于佛穆丹募兵追及與戰復得

樞而還舒魯之世生女真稍用條教然尚未有文字
 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舒
 魯生烏古魯烏古魯能役屬諸部自白山頁赫圖們
 扎蘭扎卜古倫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會遼之邊
 民逃入于女直遼使赫魯林牙將兵索逋民烏古魯
 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以計止之
 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不測逋戶亦不可得
 非計也赫魯然之遂止其軍與赫魯自行索之烏古
 魯怨錫替乃詭以錫替阻絕海東青路告于遼遼主
 遣使責讓錫替錫替入見遼主因留之于邊地既而
 五國佛寧部節度使巴哩美叛遼鷹路不通遼將致
 討烏古魯畏遼兵入其境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
 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魯因陽
 與巴哩美為好而以妻子為質襲而擒之獻于遼主
 遼主召見于寢殿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族節度使
 將刻印與之烏古魯不肯繫遼籍辭曰請俟他日遼

主終欲與之遣使往諭烏古朮詭使部人揚言曰都
太師若受印繫籍部人必殺之遣使乃還烏古朮既
為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生女真舊無鐵隣國
有以甲冑往粥者必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且令族人
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
前後願附者衆烏古朮為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
喜愠推財與人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然嗜酒
好色飲啗過人或呼之為和鑾和鑾者慈烏也北方
有之狀如大鷄善啄物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啗之
烏古朮聞其訕亦不介意故人益信服焉至是五國
穆延部蘇頁貝勒畔遼鷹路不通烏古朮伐之被重
鎧率衆力戰蘇頁敗走巴喇密特濼時方十月水忽解
蘇頁不能軍衆皆潰去烏古朮亦還道遇逋亡要遮
險阻晝夜拒戰比至部已憊即往遼境將見遼邊將
達魯噶自陳敗拉林之功行次拉林水有疾而復卒
于家年五十四有子九人曰和卓曰和哩布曰噶順

曰頗拉淑曰英格曰赫色本曰滿丕曰阿里罕曰們圖彈烏古龍嘗言和卓桑和和哩布有器識故其卒也
和哩布嗣之

乙卯八年

遼大康元年

春正月蔡挺罷○編管鄭俠于英州罷

參知政事馮京放祕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

卿朋姦壘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史楊忠信謂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馮京在政府數與王安石論辨又薦劉

效蘇軾掌外制安石忌之及惠卿議罷制舉京力爭
以為不可惠卿銜之會楊忠信事覺惠卿遂嗾侍御
史張瑄劾京與俠交通有迹令奉禮郎舒亶往捕俠
亶遇俠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
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於是京與王安國丁
諷王堯臣等皆得罪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
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
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俠至英得僧
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
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
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
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
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
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
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
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

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凡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

驟致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乃陷安國于鄭俠之獄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安石聞而怨之韓絳時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

三月遼使蕭禧來

言代北疆事也

韓鎮如河東會

遼人議疆事○沈括如遼

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

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行至遼遼相與議不能屈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

夏四月以吳充為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至是以足疾不能立朝罷

行奉元厯

翰林學士沈括所造

也
六月頒王安石所脩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

安石既受詔修經至是以所訓釋詩禮書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令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

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帝又以字學久不講為言及安石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以王雱為龍圖閣

直學士雱辭許之

雱辭新命呂惠卿勸帝許之由是嫌隙尤著

司徒兼侍

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

謚忠獻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

東割地以畀遼

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會王安石復相而蕭禧等又來韓琦亦薨帝問于

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帝乃詔於分水嶺為界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遼凡

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

壽昌父

兆時妾劉有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

肉與人言輒流涕用浮圖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
力所可致無不為者及知廣德軍與家人訣棄官入
秦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時嫁党氏
有數子年七十餘矣壽昌迎還京兆守臣錢明逸以
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以母
故求通判河中府詔許之數年其母卒壽昌居喪幾

喪明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韓絳免絳與王安石議

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拂拭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
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
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三司會計
事多濡滯免相出知許州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
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罷三司會計司○冬十月呂

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惠卿居家
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

罷手實法

中丞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

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
有星字于軫詔求直言以王安禮為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故天下詢政

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

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則亦曰德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謬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不出帝再三慰勉然後復出視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然之帝喜其出凡所進用無不從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

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于國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十一月交趾大

舉入寇陷欽廉州

知邕州蕭注磊落有大志喜言兵義王詔等以開邊獲高位乃上疏

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令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上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也詔以注知桂州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以為難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知桂起遂一意攻擾交趾始貳朝廷復罷起而以劉彛代之初廣州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彛至奏

罷正兵而用槍杖手分戍聽偏裨言以為安南可取
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又不
得達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
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

熊本平

渝州獠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秦鳳都轉
運使熊本安撫之本進營佛頂峴

扼其吭焚積聚以破其黨木斗氣索舉濤州地五百
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埧為南平軍召本還為
知制誥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
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
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
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
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國視四
起交驩而合謀或諍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
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
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諛謹之衆有以窺其

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
幸甚專以取媚王安石也
遼主殺其后蕭氏

后小字觀

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生太子濬時北院
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于是
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高長命私通伊遜
以聞詔伊遜劾狀遂族誅惟一長命而賜后自盡歸
其尸於家後
追謚宣懿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僉書

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

之由是二人同升
以趙高為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

師討交趾

王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

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自草敕勝詆之而以天章閣侍制趙高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

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
韶之開熙河憲視師焉勞效為多

王韶免

熙河雖名一路

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路轉運判官馬城據官
吏細故韶欲罷城王安石右城韶由是與安石異數
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韶不從帝亦不悅其
為人乃出知洪州韶起孤生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
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
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
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罷直學士院陳襄

襄福州侯官人少與周希孟陳

烈鄭穆為友時學者沈溺於彫琢之文所謂知天盡
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相與倡道於
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化謂之四
先生襄舉進士再調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為吾民者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
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

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改知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學舍以塞謗不從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已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竒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出之而帝眷待益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更定解池鹽撻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邊糴之患於是詔皮公弼熊

本宋迪分領其事趙瞻制置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置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至是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貴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餘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時多言官責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出賣解池公事張景溫之言至課

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誠州蠻

來降

誠徽州唐溪峒州世為楊氏所居號十洞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至是謝景溫往招誘之其

首領楊光富率其族姓二十州峒歸附詔皆官之遼賜其北府宰相張孝傑

姓耶律氏

孝傑以進士第一得幸於遼主漢人中貴近無比至是賜以國姓嘗侍燕遼主曰先

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伊遜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為得人然為人狡貪伊遜倚之為謀主

丙辰九年

遼大康二年夏大安元年

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蘇緘死

之

交人圍邕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

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下溪州刺史彭師晏來降

五溪悉平

北江蠻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湖北轉運使孫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聞向水蠻酋彭儒

武與師晏有隙檄使攻之師晏窘急乃率其部內及誓下州峒蠻張景謂等各以其地乞降于湖北提點

刑獄李平知辰州陶弼平弼受之遣師晏詣京師詔授師晏禮賓副使京東州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自是五溪皆平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趙卨

副之帥師討交趾

詔占城占臘合擊之

吐蕃宗哥酋果莊寇五

牟谷蕃將蘭羶訥支大破之○果莊復寇五年谷韓

存寶敗之○以种諤知岷州○夏五月分兩浙為東

西路○城茂州○靜州蠻酋董整白來降○六月以

水源等峒蠻酋儂賀等七人為將軍○秋七月城下

溪州

名曰會溪城

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

獄久不成王雱令檢正中書戶房呂嘉問及練亨甫共取中丞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患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

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
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置靖州○八月罷粥

祠廟錢

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闕伯微子廟皆
在粥中判官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

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
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垂歷世
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
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
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
微細實損國之大體欲望留此二廟以慰邦人崇奉
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粥
冬十月王安
石免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
不堪力請解機務帝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
府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
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
以吳充王珪平章

事

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深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

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做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開言路令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以馮京知樞密院失令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

事

京昔與王安石同在政府議論不合及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

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故召用之

十一月包順敗鬼章于多移谷

○神譚大敗鬼章于鐵城○十二月郭逵敗交趾于

富良江李乾德降

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

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機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以達玩寇貶左衛將軍治劉彝沈起開勦之罪安置隨秀州

置威戎軍○詔宦者李憲措

置秦鳳熙河邊事

諸將皆受節制

丁巳十年

遼大康三年

夏四月置憲州○遼主廢其太子濬為

庶人幽之于臨潢

濬小字頤嚙溫幼而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燕北南院樞密使時

耶律伊遜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錫默之妹為后遂欲害太子會護衛蕭呼嚕古知伊遜之姦狀伏橋下欲殺之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呼嚕古獄太子亦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副提點蕭實沙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閭閻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塔喇台謀構太子以罪陰令護衛太保耶律扎拉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喇知北院樞密事耶律蘇色護衛蕭呼嚕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詔不治而出蘇色等三人於外既而伊遜復令牌印郎君蕭額都溫等誣首扎拉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伊遜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遂主信之遂詔伊遜及耶律孝傑等鞠治薩喇等誣伏皆殺之杖太子幽于宮中太子具陳枉狀謂耶律雅克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雅克伊遜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款伏遼主大怒乃廢太子為庶人徙于上京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

此蕭實沙叱使登車
命衛士闔其扉而去
秋七月河決澶州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

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
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
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
入于海凡淮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
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
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
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令者之決溢非天災
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九

月立義倉○初封濮安懿王子宗樸為濮陽郡王
奉

祀也河南逸士邵雍卒
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

學師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
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

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之易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自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糗以養父古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

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光
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焉為市園
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
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
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
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
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諫皆驩相謂曰
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
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凡
事雍而二人紀德尤為鄉里所慕向父子兄弟每相
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道洛
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
不事表襮不設防吟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
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
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
者服其化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

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年七十六而卒贈著作郎後賜謚康節先生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為銘墓稱雍之道淳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
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

冬十

月濮陽郡王宗樸卒以其弟宗誼為濮國公

詔自今漢安懿

王子以次襲封以奉王祀

十一月以西蕃宗哥首領青宜結果莊

為廓州刺史阿令骨為松州刺史○遼耶律伊遜弒

其故太子濬及其妃蕭氏

濬至上京幽于園堵伊遜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

蕭達嚕喝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敕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年二十以疾薨聞遼主命有司葬于龍

門山既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諡濬曰昭懷太子知太常禮

院張載卒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當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

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發斂學校之法

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
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爲闕中士人
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頤
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
論同功

戊午
元豐元年

遼大康四年

春正月以王安石爲集禧觀使

封舒

國公

閏月曾孝寬以父喪去位○以孫固同知樞密院

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
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二月濮國公宗

誼卒弟宗暉嗣○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州夷

瀘州納溪夷乞弟不奉職
貢詔西上閤門使韓存寶

經制之存寶至破其後城十
有三國官兵死者亦甚衆焉

九月交趾來貢

交趾李乾德遣

使來貢表求所

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

失州縣詔不許

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
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
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
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所入鹽馬
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為最帝知其才以為發
運使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
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
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其才至於論兵
帝前通暢明決遂冬十二月以李稷都大提舉成都
由文俗吏得大用

茶場

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至嘉祐始行通商雖議
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于優民帝即

位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通商之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河湟之策委以經畧熙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業田無異而稅額總為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乃即蜀諸州叛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加急矣逾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代之茶運積滯歲課不給佐遂免而蒲宗閔建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二諸路既許

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令川蜀茶園皆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二年為率令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二而以李稷代佐任佐坐措置乖方罷而呂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皆以論權茶病民被貶李稷益以是要功建言州郡毋得越職論事而稷得舉劾官吏以重其權與蒲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范純粹同提舉徙司秦州稷以陸師閔幹當公事自輔

未已

二年

遼大康五年

春二月瀘州夷乞弟寇邊詔王光祖會

師討之○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

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
帝有厭安石意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
以賈直及文彥博言浚川祀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
誥熊本行視以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
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
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
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
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
自翰林學士許將參知政事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
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
盆於前凡羹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
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元絳為
子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知諫院
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

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
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
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
遂不變絳工于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晚時
論部

秋八月增太學生舍

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齋
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

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
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於是
中丞李定上國子監敕式

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

詔立水居船戶五戶至
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以順州賜交趾

交趾歸所
掠民也

太

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致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
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

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
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于燕薊已

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
鎧伏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
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
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
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為黃州團

練副使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
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

舒亶、撻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
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
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蘖以為誹
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
曹氏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
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
之乎？」据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
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翰林學士王安禮從容白

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令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諠也行為卿貫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郊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坐累自應天府判官謫監筠州酒稅王詵王鞏謫貶有差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試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

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皆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侂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至黃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云

庚申

三年

遼大康六年

春正月遼耶律伊遜有罪貶知興中府

二月遼主封其故太子濬之子延禧為梁王置兵衛

之

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國王科爾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出言北

院宣徽使蕭托卜嘉伊勒希巴蕭托輝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黑山次于平淀遼主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改伊遜知南院大王事既而詔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降削

由是伊遜自魏王改封混同郡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於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伊喇六人以衛護之生六年矣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遠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一宮使踰月薨充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

葬慈聖光獻皇后○南丹州蠻來貢

以刺史印賜之

夏四月進封濮國公宗暉為濮陽郡王○瀘夷乞弟

寇戎州

兵官王宣戰死

五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夷○六月詔

中書詳定官制

宋承唐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於外

又別置中書于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
天下財賦內庭百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
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位版位流
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
專職悉皆出入分莅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
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之所
寄十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
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嘗
闕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
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
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
以寓祿秩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
內外之事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
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勲
爵邑有無為重輕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
不為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故自真宗仁宗

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自即位慨然欲更其制乃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羣臣遂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瑄樞密副承旨張誠一主其事而詔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其事於中書且罷省寺監官

詔秘書監致仕劉几定雅樂于太常

時將有事

於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詔詣太常定雅樂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令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公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帝許焉樂成遂用于明堂然所學雜于鄭衛云秋

七月河決澶州

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於漸

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

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
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
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
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
九月詳

定官制所上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
一切罷去而易之階因以制祿

謂之寄祿於是以前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
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至承務郎易祕
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有差檢校僕射以下
及階散憲銜並罷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
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
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
兩用之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
顧失色既退確謂珪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
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
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

已而果不召光焉

有事于明堂赦

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於是省臺寺監之官

各還所職矣

以薛向孫固為樞密副使○作神御殿于景

靈宮

神御殿原廟遺制也帝以奉安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而在京宮觀寺院

神御皆迎入于禁中以時王禮祠之

以馮京為樞密使呂公著為副使

○薛向免

向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

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冬十月遼北府宰相耶律仁

傑有罪貶為武定軍節度使

仁傑久在相位黷貨無厭嘗與客會飲昌言曰

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至是以附耶律伊遜貶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

之

辛酉

四年

遼大康七年

春正月詔步軍都虞侯林廣經制瀘夷

韓存寶伏誅

以存寶逗遛無功也

詔試進士加律義○馮京罷

京再執政初為王安石不容後見傾於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魯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

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時議復肉刑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

行矣乃止三月章惇免

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服不附之會惇父職方郎中俞强占民

田服因論之併奏前事惇遂知蔡州

以張璪參知政事○夏四月河決

澶州詔李立之築隄捍之自大名至于瀛州

河復大決澶州

小吳埽自澶注入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已而立之言臣如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詔從其議遂自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令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

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糜費財用而無成功五月追封晉程嬰為成信

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絳州

報其存趙武也

夏人幽其

主秉常秋七月詔宦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

討之

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鄜延副總

管种諤知慶州俞充皆上疏言秉常遇弑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搆其巢穴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遣宦者王中正往鄜延環慶稱詔募禁兵從者將之復詔宣慶使熙河經制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夏而召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以諤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

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
酈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
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
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
夫孰肯為用乎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
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
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

詔大理卿崔

台符議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
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著流外從軍

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
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
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
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丈選曰
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
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唐銓與今選殊異

雖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
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
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
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
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
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
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
官自金吾階衛伏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
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
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叙復
陰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
省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上則列遷叙之狀上中書
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
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王安
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
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

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
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
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九月李憲敗夏人于西市遂復

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襲女遮
谷破之斬獲甚衆時董禮被詔會伐於是遣其

首領洛施軍篤喬阿公等將兵三萬從憲進攻遂復
蘭州古城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攻
夏撒逋宗城

種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

諤率鄜延兵及

畿內七將凡九萬三千人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圍之
三日夏人八萬來救諤擊破之復與戰於無定川諤
伏兵斷其首尾大敗之降其將令介說十月米脂皆降

劉昌祚敗夏人于磨哆

隘

昌祚帥蕃漢兵出慶州至磨哆隘
遇夏人與夏統軍梁大王戰敗之

冬十月高遵裕

復通遠軍

環慶行營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戰敗夏人復通遠軍曲珍

敗夏人于安定堡

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大敗之

王中正

入于宥州

中正帥涇原兵出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遂

入宥州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高遵裕之師潰于

靈州

遵裕會師攻靈州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遂潰而還餘軍才萬三

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

种諤之師潰于索家平

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眾

進攻銀石夏州遂入貢州敗夏人于黑水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衆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師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

至柰王井而還

中正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

十二月詔李

憲帥師趨靈州不至而還

時詔憲帥師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使知熙州苗授

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二萬大敗夏人遂踰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於葫蘆河凡師行百日轉關千里時五路之師會攻靈州獨憲不至靈而還劉

昌祚帥師還涇原○林廣敗乞弟于納江○以吳居

厚為京東都轉運使

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

佺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損增役法五十一條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

職蒙謚居厚至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閼勲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培植剋剽盜王中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纂取投諸冶以快其志居厚聞之追還貶宣徽南院使陳玘

知鄆州

玘言西師不宜以宦者為主帥帝以為沮格故貶

壬戌五年

遼大康八年

春正月貶高遵裕為郢州團練副使

討其

敗師也初夏人聞朝廷大舉國母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有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鈔絕其糧餽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國母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環慶掌書記張舜民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

倉
以李憲為涇原熙河蘭會安撫制置使李浩副之

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也帝以憲有功但詰其擅還之由而已至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文章本

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

二月

封西蕃董氐為武威郡王

以其遣師會伐夏也

三月曲珍敗夏

人于金湯○夏四月壬子朔日當食不見

帝以四月日當食避

殿減膳至日不見乃御殿復膳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

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
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初行官制以王珪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瑄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

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

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
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
用帝不從時王珪雖為首相拱手而已然二人本以
次叙用不加禮遇屢因微失罰金每罰二人輒門謝
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帝嘗語輔臣有無人
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
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
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

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
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
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
安禮曰鈔不可嗽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
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
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
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
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
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
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
意也

呂公著罷○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作尚書省

○知延州沈括請城永樂詔給事中徐禧往議之

種諤

西討不能如志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於
是諤遣其子朴上據橫山之策于朝帝以為然遣徐

禧及內侍押班李環慶遣師敗夏人于境上○六月
舜舉使郝延議之

曲珍敗夏人于明堂川○秋七月以蔡京為起居郎

○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詔自今朝獻景靈宮孟春用十

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
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膳羞器服儀
物悉從今制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
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
詣宮行薦享
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種

禮並如太廟
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
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
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
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

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

永樂

九月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詔沈括

隨州安置

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等既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趨新城曲珍

使報禧禧欲往援之或止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從遂與李舜舉李稷俱往獨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不可守也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陳迭攻進薄城下曲珍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接戰而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將校寇偉

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等皆死之珍收餘衆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圍城者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沈括李憲援兵及餽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既而夏人塏附登城珍度不可敵白禧請突圍而南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與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沈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授曲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

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
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
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
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
用兵少置獄
蓋為是也
冬十二月新樂成
劉凡所
定也
遼主廢其后

蕭氏為惠妃徙之乾陵

癸亥

六年

遼大康九年

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為忠潔

侯○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貶李憲為熙河

都總管

夏人數十萬攻蘭州鈴轄王文郁副總管李
浩率死士七百餘人擊走之中丞劉摯言熙

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典靈會師之
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右千衛將軍

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三月薛義敗夏人于葭蘆西嶺○郭忠

紹敗夏人于也離抑部○高永翼敗夏人于真卿流

部○夏四月李浩敗夏人于巴義溪○遼大雪

平地丈餘

馬死者十六七

五月夏人寇蘭州○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

敗之○閏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貢詔許之

夏人亦弊

於兵而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于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誣問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

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
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
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
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其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
司其新復城砦徵循毋出二
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
秋七月孫固罷○以韓

績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

御史

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也

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

丞○高麗王徽卒子勲嗣

徽居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為東夷良主及卒謚曰

文遠以其子三韓國公勲權知國事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人乞

還侵疆不許○冬十月追封孟軻為鄒國公

先是判國子監

常秩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而止至是知鄆州魯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遼耶律伊遜伏誅伊遜在興中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減死幽于萊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為民至是伊遜復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十

一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

彥博

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居于洛陽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

路茶場

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任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詔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以重其任

十二月高麗王勲卒

諡曰順

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

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
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東西曰江南東
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
西東南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
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
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甲子七年

遼大康十年

春正月復封太祖後世準為安定郡王

世準燕懿王德昭四世孫也自從武卒
安定之封久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
夏人寇蘭州

李憲敗之○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嗣濮王○

夏四月夏人寇延州呂真敗之○五月詔以孟軻配

食孔子追封荀况揚雄韓愈為伯從祀廟庭

况為蘭陵伯雄

為成都伯愈
為昌黎伯

六月夏人寇德順軍○秋七月王安禮

罷○九月夏人寇定西城秦貴敗之○冬十月夏人

寇熙河○詔定交趾界以六縣二峒還之○夏人寇

靜邊砦彭孫敗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邊砦○夏國

主秉常遣使人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

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

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及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

疾乞間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乙丑
八年

遼大安元年

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

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

帝疾甚羣

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二月甲午朔立帝第六子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與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先是岐王顥嘉王顥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

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阼倉卒
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
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
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
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
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
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
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
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子即位
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神宗孝友
謙抑厲精圖治將大有為而惑於王安石之偏
見曲學騷動天下致祖宗之良法
美意變壞幾盡卒成禍亂惜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

德妃帝
生母也太

皇太后臨朝同聽政

太后既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

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彔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詔以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顏回孟軻配享孔子○蠲逋賦○司馬光自洛入臨

夏五月詔百官言政闕失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

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傲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

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

僕射章惇知樞密院事○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詔起

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以蘇軾知登州○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

帛米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也以

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如足其上耳中年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

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
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
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
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
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
人未之有也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先生

詔中外

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秋七月以呂公著

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
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

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
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
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
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
逸既至拜為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
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

一舉行之民謹呼鼓舞稱便矣

罷保甲團教法

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罷沅州

增修堡砦○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既罷御史出知扶

溝縣會內侍王中正案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說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及改判武學中丞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溢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

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
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
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令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
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
蕪聖門之蔽塞聞之而後可以入道及卒士大夫識
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弟順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
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
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
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
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

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

冬十月詔置諫官

詔倣唐六典置諫官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復

情也哉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從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罷義倉○詔寬民

力

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河決大名

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

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至是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州郡皆被其灾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浚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東

葬永裕陵○罷

方田法○十二月召執政侍臣講讀于經筵

時開經筵講魯

論讀三朝寶訓等書

遼立王運為高麗國王

運勲子也

罷市易法呂

嘉問有罪貶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

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其黨罷保甲養馬法○邢恕有罪貶知隨州恕博皆降黜

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為儲副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遂與確及章惇因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以自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帝生母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恕自起居舍人黜知隨州高麗

來貢

通鑑續編卷九